

我的老师

韩毓海



点，知道它好在哪里。

孙先生说中国小说传统，一个是史传的传统，即历史演义，重点不是记言记事，而是刻画人物，讲中国小说传统就必须讲《史记》《汉书》这个源头；另一个是神仙鬼怪传统，起源是《山海经》，他说，闻一多研究中国文学最大的成就便是研究《山海经》，闻一多讲龙的故事，把汉族与苗族结合在一起讲，讲神仙和长生不老，把羌族与汉族结合在一起讲。《庄子》《楚辞》的想象力与《山海经》一脉相承。只有搞过新文学，才能有闻一多先生这样的视野。

在西南联大，孙先生与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是同事，杨振声是他们的上级。在山东大学，冯沅君是他的同事，也是他的上级，但他最崇拜的，还是鲁迅。

中国小说自来无史，鲁迅在北大讲中国小说史，从而才有了中国小说史。

《水浒传》是谁创造的？《宋史》里关于宋江的记载，只有寥寥几句，根本没有什么一百零八将。从南宋到明末，水浒故事是千家万户编造的，从宋代话本到元曲故事，几百年一步步丰富起来，有心人不过做了整理而已。这就是鲁迅的观点。

山东大学的鲁迅研究专业，在全国开设最早。1951年，华岗校长倡议开鲁迅研究课，他自己亲自主讲前半部分，课后不久，讲稿《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出版。课的后半部分，则由孙昌熙先生与刘泮溪先生接着讲，后来助教韩长经也参与授课。

为什么山东大学要首創鲁迅研究课？原因之一，据说是华岗对鲁迅特别有感情，华岗被国民党抓到牢里，写了文章，通过特殊渠道送给鲁迅。文章还没发表，鲁迅就把稿费银元送来了，鲁迅之不怕事，敢担当至于此，华岗自然是念念不忘的。但是，作为山东大学校长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华岗在山东大学首开鲁迅研究

后退一步，把目光投向那朵微微低头的荷花，屏住呼吸，静静观赏。

在此之前的数天里，我是被连天的荷叶、玫瑰色的尖尖荷苞、粉红渐变到润玉的盛年荷花吸引的，此刻，引我注目的是一只蜜蜂。

它是雨后清晨的一只蜜蜂，通体呈黄褐色，头部褐中显黑。腹部仿佛一只长形陀螺，横着排列的褐黄、乳白、黑色条纹，悠悠地散开，由上而下，一圈比一圈窄，一圈比一圈颜色更深，如同一款优雅的横条连衣裙，到了尾部，则是圆形的黑尖儿，弯弯的，向内勾，美人鱼一样。翅膀薄而透明，橙黄色，映衬在丝丝缕缕的金色花蕊上，几乎分辨不清翅膀的存在。它有点忙碌，触角舒展成八字，稳稳地抵在鹅黄色莲蓬壁上，两只后足陷进花蕊里，翅膀和中间那些长短不一的足，都在扇动和抓挠，带动得脑袋和鼓胀的腹部轻轻颤动。尽管听不见声音，依然能感知到节奏和韵律。

蜜蜂原来是这样采蜜的。我从小知道蜜蜂采蜜忙，第一次亲眼所见，的确很忙。忽然，蜜蜂原处打了个滚，钻进柔软的花蕊中，随即，花蕊像起了风一样，瑟瑟抖擻。莲蓬威风地立在花蕊中间，已经结了黄色的莲子，金珠子似的，规整地镶嵌在莲蓬这个皇冠上。此时，荷是正好的，高处的花瓣如同房檐一样，粉红色花瓣伸开花衣，为莲蓬和蜜蜂遮风挡雨，低处的花瓣慵懒地、自由地绽放，水珠裹挟着金粉，滑动、游戏、滴落。

阳光强烈了些许，光束穿过云层，照耀在荷田上，水珠聚到荷叶中间，油亮晶莹，叶脉由内而外散开去，仿佛晨雾中的绿太阳，自带迷雾。蓝色蜻蜓在水珠上点一下，又点一下，荷叶随之晃动，水珠跟着悠悠逸动。蝴蝶落在荷叶边沿上，荷叶

金山荷蜂

杜文娟

再次晃动，这一次晃的力度有点大，滴溜溜，水珠滴落到荷叶下。呱呱两声，青蛙蹦蹦，蹿到一丛菖蒲里。一株红根菖蒲上，爬了两只泥色田螺。一条泥鳅翻卷着，露出淡黄色的肚皮，想必碰到了莲藕，与之根脉相连的荷叶大摆起来。

嘎，嘎，10多米开外的荷田里，响起了清亮的叫声，一只白鹭一冲上天，打着鸣，盘旋着，飞过荷花朵朵，越过清香绿意，飞向一片白亮亮的水田。

轰隆隆，哗啦啦。耕地机有条不紊地翻耕土地，无数只白鹭在地里啄食，有的跟在机器后面，亦步亦趋，迎着同样的步伐，如同排列有序的白衣天使。机器前面的白鹭们，跨着大步，仰起脖子，秩序井然，向机器一侧走去，优雅从容。偶尔，几只白鹭飞到驾驶室四周，展开的翅膀，如同小朵白云，起伏像驾驶员，笑容满面，难怪他将机器操控得恰到好处，不但耕耘土地，还与白鹭为善，原来他也是快乐的。

荷田尽头是一个巨大的塑料温棚，信步走进，原来是生态养殖基地。鱼在水中游，青苔依依，水波荡漾。磨盘大的花盆

课，他根本的出发点，其实在于建立新中国的学术学科体系，而这就要从经典作家、经典著作、经典思想出发，如此，当然就必须从鲁迅出发。在华岗看来，只有在鲁迅研究的基础上，才能真正扎实有效地建立起中国自己的文学史、文艺理论体系，建立起中国新文学的道统与学统。华岗校长之深谋远虑、高瞻远瞩至于此，有这样的校长，真是山东大学和新中国教育之幸。

那一年，孙先生37岁，应华岗校长的委托，负责开设全国首家鲁迅研究课程。孙先生原是作家，西南联大毕业后曾担任朱自清的助手。像朱先生一样，他的学术研究风格，原本主要是传统的评点与作家之感悟相结合，是比较偏向中国古典文学的。自从从事鲁迅研究以来，孙先生的学术风格向着理论化、体系化、世界化方面迅速转变。先生是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特别是文艺理论和文学史体系的开创者之一。

我能够在20岁什么事都不懂的时候，便有幸跟随先生学习，其实主要是由于先生很重视我父亲，对我父亲很好。1985年，他对我父亲说，今年他已经71岁，原本不该再收研究生了，不过现在各方面要从娃娃抓起，为了从娃娃抓起，他就破例再招一次吧！

1984年，由孙昌熙先生和田仲济先生主持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这本书的一半内容是我父亲写的，全书统稿也是他做的。家父是一个极为老实、低调、厚道的人，因此田先生和孙先生都很喜欢他、看重他。孙先生为这本《中国现代小说史》写了后记，这篇后记，展示了先生作为新中国学术学科体系开创者高屋建瓴的视野与气魄，体现出那一代开创者从容大度的学术自信与文化自信，体现了一个作家出身的理论家对于小说与小说史的深刻独到见解，更体现出孙先生高度凝练、

静卧水中，里面种着番茄、芒果、莲雾、龙眼、茄子，悬空过道上的花盆里种着蓝莓，宝石般的蓝莓颗颗饱满，忍不住摘一粒放进嘴里，清香酸甜。有人划着白色泡沫小船，举着镰刀打理百香果藤下的杂草，有人站在小船上采摘番茄。一位中年妇女用细草绳子绑扎长高的葡萄藤，我问，藤子为什么这么长，满架子爬，10米长都有呢。她说，随便长，能长多长就多长。

她说的是家乡话，我问她是云南人吗？她说自己是云南昭通人，和丈夫一起来这里打工七八年了，儿女都已成家。她说在这里打工有家的感觉，有职工食堂，蔬菜都是自己种的，工资也不错，回家乘坐飞机，关键是夫妻能住一间房子。你看，那位给西瓜人工授粉的大姐60多岁了，是安徽无为县人。捞水草的老头70岁了，河南驻马店的那位光膀子老人，你猜他多大？

老人蹲在泡沫板上，在水中划行，光着膀子，黑瘦的身板佝偻着，戴着旧草帽，一脸平和，千沟万壑的皱纹显示，他应该不年轻。我走近他，与他搭讪。他递给我一只红透的番茄，用勉强能

高度概括、惜墨如金的刀刻斧凿的文风。其中，开头的四段如下：

读毕这部长达40万字的书稿，第一个感觉是：自从鲁迅先生写出第一部中国古典小说史，开创了中国小说史这门学科之后，又过了60年不平常的岁月，才有了这部不成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

自然，前不久，也有人写过《中国现代小说史》，但那不是中国人自己写的。中国学术界试图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对五四以来的小说史料进行研究，写出自己的小说史，这是第一部。

这部书在写法上，也有一点新的尝试：那就是从史的角度，重点分析和评价新文学运动以来，随着时代的进展，不断出现的各类人物形象。

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作品里塑造新的典型人物。因而小说家就是不断创造人物的历史。它一方面是人物的形象从粗糙到典型的艺术创新史，另一方面则是在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变化发展中，反映出时代生活发展史。

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能进大学课堂？孙先生说，就是因为抗战时期，国破家亡，迫使学者们最近距离地看到了人民的苦难。现代文学为什么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显学？归根到底，是因为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

“搞古典，需要闻一多那样的视野，搞现代文学，你得有鲁迅那种学问的基础。”他教训我说，“你成天赶时髦，去研究西方社会学，但没有中国的基础，这样下去就把路给走歪了，将来再扭转就难了。”等我明白孙先生这些话，已经太晚了。稍明白点事，我的导师却已经不在在了。

今年2月，家父住院，躺在病榻上，我拉着他的手，把孙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后记读给他听。我逐字逐句地读，父亲认真地听，一篇读罢，父亲静静地，麻烦你了，请你再读一遍吧。

于是，我又读了一遍，父亲平静地对我说：孙先生了不起啊！建立一个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要几代人埋头苦干，孙先生、田先生是领头的，真不容易啊！

人对于自己的故乡、过去的朋朋师友，感情总是很深，很难忘记，到老年更容易回忆、怀念这些，我的父亲当然也是这样。

先生文集座谈会召开这天（3月25日）早上，父亲再次住进医院急救，我焦灼地等在门外，不能参加先生文集出版的座谈会，我非常内疚，因为先生不仅是我的导师，在我心中，他也是我的爷爷。想到这些，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听得懂的话告诉我，自从有这个基地，他就来打工，已经10多年了，今年78岁，十天半个月回一次家，隔三差五给老婆打一次电话，老婆把手机给母亲，母亲在电话里跟他聊几句。去年给母亲过100岁生日，一家几十口人，五代同堂，坐了好几桌。孙辈有的当公务员，有的当教师，村里百岁老人还有五六六个。

我开玩笑说，既然孩子个个优秀，咋还跟年轻人抢饭碗，是不是他们不孝顺。他咧嘴笑道，他和母亲都有养老金，吃饭穿衣花不完的，啥病也没有，啥药也不吃。不是赖着不走，是自己干得好，老板不让走，回家也没事，能干一天是一天。我问他哪里人，基因这么好。他手一指道，金山当地人，上海最偏远的区之一。我脱口而出，您是世间最勤劳的蜜蜂，因为有您这样的人，城里人才吃得上蔬菜水果。

告别老人，匆匆走向荷田，找到那朵低头的荷花，蜜蜂竟然还在，或许不是先前的那只，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蜜蜂在从事蜜蜂的事业，各负其责，各有担当，不因微小而自卑，不为普通而懈怠，在广阔的生态世界，和谐共生，生生不息。

去年10月回国后，我在中国生活了半年之久。这半年里感受最深的就是二维码给人们的生活所带来的极大便利。加拿大在这方面真是大大落后了。

二维码用于支付自不必说，这个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普及了。现在大家连买个早点，两三块钱的交易都扫码，身上基本不带现金。无论是支付还是收款，都可以扫一下二维码分分钟搞定。扫码支付如此方便，信用卡反而没什么人用。

而在加拿大，信用卡仍然是最主要的支付方式。为了鼓励大家用信用卡，信用卡公司推出多项回扣奖励。这些年我一直很享受这个福利。但是两年前，我用信用卡支付时，遭到一家骗子公司多次盗刷，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回这笔钱。我这才意识到使用信用卡的安全性并不如想象中高，再也不敢为了拿回扣到处刷卡了。

那么二维码的安全性是靠什么来保证的？为什么大家刷得这么安心？我发现二维码支付，每笔交易都需要用户在自己的手机中进行确认，确保支付行为的主动性和真实性。只要手机在自己手上，别人是不可能盗刷的。

二维码支付如此方便，却很难在加拿大普及。这是在中国，几乎人人都上微信，微信生成的二维码已经成为个人身份标志了。在注册微信账号时，就要求与银行账号捆绑，所以微信生成的二维码就具有了支付与收款功能。在加拿大，没有任何一种社交媒体达到这样的普及度，而且大家都在用的脸书也不与银行捆绑。

这次回国，发现有的商店支付时由原来的“我扫它”变成“它扫我”了。我打开微信上的“收付款”，就出现一个二维码，他们扫一下钱就转过去了，更加方便。这个二维码的下面还有二维码收款、赞赏码、群收款、面对面红包、向银行卡或手机号转账等多项功能，总之凡是钱款交易需要的它都想到了。不得不佩服中国人的创新能力。

支付宝还有很多功用。诸如出行，全国各地的公交、地铁，付款时会出现一个乘车码，扫一下就上车。还有手机充值，水、电、气各种生活缴费，过去要花时间去有关部门办理的，现在都是在手机上点一下就可以办理转账。真的是太方便了。

有一次我乘高铁从江苏淮安去北京，全程大约4个小时。到午饭时间了，肚子饿得咕咕叫，过道里却不见传统火车上那种送饭的小推车。只是不时见到有客服为乘客送来盒饭，他们都是从哪里买的？问了邻座，才知道座位的扶手上就有一个二维码，用手机扫一下就会出现一个页面，上面全是各种套餐的图片和价格。选一款自己心仪的饭菜，点一下即可完成下单。因为这个二维码是独属于这个座位的，所以乘客不需要输入自己的座位号。这些食物都是冷链运输的预制菜，服务人员收到订单后简单加工一下就可以入口，特别适合火车上供应。我尝了一下，口感很不错。

二维码的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信息转码计算转换成二进制编码，形成黑白的小方框，然后填入一个二维码方框里面，就形成了现在的二维码图案。一个二维码对应着一个商家信息，人们想要支付时，只需使用扫一扫功能，手机或其他通讯工具的画面上就会呈现出商家的支付信息。二维码扫一扫功能的普及，使得移动支付成为了可能。

二维码作为一种全新的信息存储、传递和识别技术，自诞生之日起就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关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已将二维码技术应用于证件管理、各类报表和票据的管理，以及货物运输、邮政包裹的管理等许多方面。但唯有中国称得上是二维码普及的国家。

事实上，现在的高铁人口以及一些大的景点入口，已经无需使用二维码了，刷一下身份证或者刷一下脸就进去了，那种高效便捷让我这个海外回来的人叹为观止。

一个小小的二维码，折射出中国在大数据开发应用上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科技强国、便民利民的广阔前景。



二维码里看中国

文章（加拿大）